

■笔随心动

点石成金新解

■赵征

民间故事中有仙人策仙杖能点石成金一说。信吗?我信,只是有我自己的诠释。

东阳江像一个顽皮的野孩子,每年都会让洪水挟带大量沙石平展地铺在我老家的村后,竟造就十几里长的沙滩。如何得了呀,长此以往良田也会变沙滩。我爷爷儿时冒雨去沙滩挑野菜,抬头忽见东阳江发洪水了,浑黄的浪头滚滚而来,吓得拔腿就跑,连小竹篮也忘记拿了。眼看还有20多米就可到家,可洪水已咬到他的腿了。机敏的爷爷明白回家无望,就迅速爬上菜园子旁边的苦楝树,稳稳地坐在树杈上。整整一夜洪水没有消退,太婆就在窗口向爷爷广播了一宿,叫孩子别睡着以免掉入洪水里。第二天中午,爷爷见洪水退

去,才回到家里。

族长和长辈聚在井埠头谈论洪水,还提到我爷爷爬树脱险。正好我爷爷也在井埠头玩,竟大胆地插嘴:“要是沙滩上有大树,我早就上树了。”这话启发了族长,当场决定要在沙滩上种树:每年初一,每户出一人去沙滩上种树。还制订护林规则:砍树一棵,罚种100棵;带火入林,罚种100棵。

到我童年时,沙滩上已是连绵十里的密集林带。刮风时林涛如同大海的波涛起伏,哗然巨响,奏着气势磅礴的交响曲。我曾随大人进入林区,只见香樟滴翠,枫树伟岸,松树虬枝旺盛,枫橡树粗硕如柱,处处青枝叠翠,绿荫如盖。顿时,我被恬静,清幽,芳香所包围,如同进入童话世界。此后,森林便成为我向往的乐园。我还记得有趣的一幕:有两个外村人背着

火枪到森林里打鸟,我与伙伴们开头去看热闹,后来见枪口冒着火星,还乱扔烟蒂,便嚷嚷着不准他们打鸟。打鸟人哪里肯听,后来大人们背着锄头赶到,打鸟人只得悻悻然溜了。

虽然林子大了,村里大年初一砍树的遗风依然甚盛。我读高中时回家过年,便在年初一背着锄头去种树。老农过来一看,说,还要再挖深些,深到有水渗出来为止。我忙点头,再挖,坑底果然渗出了一汪水。我种下一棵带根的翠竹。若干年后我曾去看过自己亲手栽种的竹子,青枝翠叶的竹子早已子孙满堂了。

后来我离开了家乡。这片森林成了我思念家乡的千千结。一次浏览文化简讯,竟看到我村的森林成为横店影视外景拍摄基地的消息,不禁欣喜如同滚滚林涛扑

来,竟做起了回乡梦。我回到既古老又陌生的老家,儿时的赤脚伙伴们被时间打磨成了老汉,都来看望我。寒暄之后,我把话题转到森林成为拍摄基地上,伙伴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

几年前,村里来了一行穿西装戴墨镜的人,找到村长,称是某影视集团来找外景拍摄基地的。村长陪他们去了郁郁葱葱的森林。这批人参观后纷纷称赞,其中领头人对村长说,我们想买下这片森林,给你们村一个亿。

村长惊喜交集,但还是稳重地回答,这片森林是一代代村里人造起来的,我要和大家商量一下。

当晚,村民大会在古老的祠堂里召开。村长点了点人头,几乎每户人家都来人了,就开门见山地说,某集团出一个亿买我村的森林,这是全村的大事,大家来商量决定。

会场就像一锅烧开的沸水,到处冒泡。人人都发表看法。最终,村长综合大家的意见,决定租给某集团,租金尽量开高些,这样村里人的钱包也能鼓起来。全场鼓掌通过。村长咧嘴笑了。

听了童年伙伴们的介绍,我神往地说,想去林中走走。

我在童年伙伴们的陪同下,走进了绿翻翠涌的森林。那么多年过去了,这片森林一直在岁月静好中繁衍生息,构成一条美丽的风景线,将价值和变迁刻进树轮之中。最大的变化是林中开拓出一条一米多宽的路,是供拍摄用的。

我暗忖,我对仙人用仙杖点石成金有了新的解释:这里原是绵延十里的沙石,村里人年复一年在沙滩上种树种竹,如今沙石变金钱啦。仙人就是勤劳智慧的农民,仙杖就是他们手中的锄头。

■直击真相

灯泡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王珍

我和先生经常会和郑成夫妇四人一起出行。现在的人只要一出门,总会举起手机不停拍摄,拍景、拍人、拍物。先生总是自封随队摄影师,所以我们集体合影一定是他们夫妇加一个我。每次看着照片,我都会喊自己一声:铁杆灯泡,锃光瓦亮。

灯泡是我们用来称呼那个夹在恋人中间没知没觉的第三者。当然和刻意介入想竞争上位的小三完全不同,灯泡只是不通人情世故、不解风情、不懂得适时回避。灯泡基本上没有恶意,却在不知不觉得碍手碍脚又不知趣。经常不知道别人有多么讨厌你,你却以为自己是个香饽饽,完全没有认清自己的角色。最劣质的灯泡就是在不该亮起的时光,接通了电源,为一对热恋的情侣照明。你有见过哪对正常的恋人,特意走到明晃晃的路灯下去亲热的吗?

也许,亨利·戈培尔怎么都不会想到,他发明了点亮黑夜的灯泡,有朝一日会被污名为求偶活动中好事者的代名词。

我做灯泡许多回后,忽然觉得想为无辜中枪的灯泡鸣冤叫屈一次。一味说灯泡是干扰求偶活动正常进行的负效应,觉得很不公平,至少不够完整。不管是主动做的灯泡还是被做灯泡的,灯泡的功能真不止这些。

我上大学那会儿,谈恋爱是不被允许的。对于我这种应届的小女生来说,不谈就不谈好了;但对那些老大不小的历届大哥大姐们而言,真有点挥刀断水的味道。一时,像我这种少不更事的灯泡原材料供不应求。

记得有一阵子,原来人头济济的夜自修教室,在我也想用功的时候忽然变得清冷了,常常是连我总共三个人。其间,班长还经常有事没事地来喊我:“小鬼,你出来!”等我出去了,他就莫名其妙地对我说:“你就不能去寝室看书吗?”为此,我没少骂他“神经病”,谁都知道,我一看到床就犯困的,这不是阻碍我进步吗?后来班长不得不给我下死命令:给他俩腾地盘,不许做灯泡!

但那位男同学却来约谈我,希望我继续留任灯泡。有我这第三者在场,教室里就不至于只有他们孤男寡女。我想,反正坐第一排的我和坐最后一排的他们之间,隔着许多排课桌椅,反正我也不是个爱回头看热闹的人,我做灯泡也是成人之美啊。何况,他俩还说要请我看电影表示感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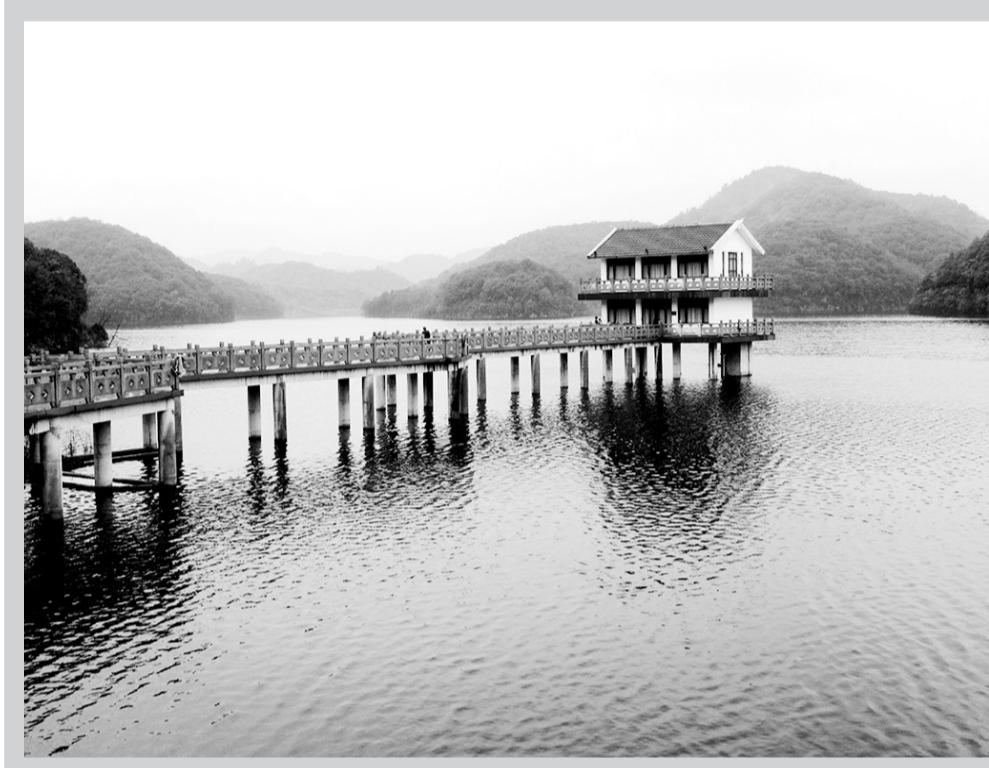
那天看电影回来,好奇的大哥大姐同学都来问我:“你们三个人去看电影啦?怎么坐的?”我如实说:“左手边小米姐,右手边小捷哥,我在中间。”他们又问:“都听到什么了?”我说,这是部原版电影,我只听懂一句话:oh, my God!(英语:我的天啊!)这些大哥大姐笑得前仰后合,说,oh, my God!小鬼就是小鬼,一点不开窍的小鬼哦!我当时在心里暗暗地说:我这草包其实是一堵挡住风言风语的挡风墙!

我当灯泡并非每次都是被利用的,更多的时候是:明知当灯泡,偏去当灯泡!在我闺蜜与人介绍的准男友初次约会时,我一般都会应邀陪同前往。毕竟是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约会,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时,灯泡的功能,一来,可以壮胆;二来,万一没有眼缘,我就是让她脱身的借口。再说了,她若是自己拿不定主意,我就是多一双考核合适人选的眼睛。当然,得有眼力见儿,一旦发现自己成为多余的那个人,要毫不留恋地快速撤离。

其实,有些时候,灯泡不但不是累赘,而是不可或缺。记得有一天清晨,邻居来敲门,让先生到他家去一下。约五分钟后,先生神色狐疑地回家对我说:“好奇怪啊!他们夫妻俩在吵架,问我怎么办离婚手续。”我问他是怎么回答的,先生说,我告诉他们,协议离婚就去民政部门,要么走法律程序。

这是我听过的全球最缺智商少情商的回答,没有之一!明显,人家是想绝处逢生找个台阶下啊,找了先生这个一点甘为人梯的念想都没有的傻人,相当于自寻绝路。可见找一个好灯泡是多么的重要。

灯泡,真的不是那么好当的。但人的一生中,有谁敢说自己从来就没有做过灯泡?或者说,从来都不需要灯泡?重点是要学会做一只善解人意的智慧灯泡,懂得还原灯泡光明和温暖使者的功能。在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亮灯;在不需要的时候,熄火悄悄走开。



在水一方 郭建生 摄

■微型小说

多了两个鱼丸

■翁建飞

因为疫情,华兴小区被封控。社区特事特办收集了就近农贸市场经营户的联系方式,通过小区微信群和挨家挨户发卡片形式告知居民,让居民自行与经营户对接,订购每日所需的菜品。经营户送过来的菜品,规定由小区门口值守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接棒”,上门送给住户。

被管控隔离的第3天,杜大妈与经营鱼丸的郝老板加了微

信,订购了10只鱼丸。“鱼丸每只3元,付你30元,另外再给跑腿费6元,一共付你36元。”杜大妈留言。“跑腿费不用的!”郝老板在语音提示的同时,将对方多付的6元钱以红包形式作了发送退还,但杜大妈始终不肯收回。

中午时分,杜大妈收到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送上门的一盒鱼丸,打开查一查数,明显多出了两个。她划开手机屏,告知郝老板:“鱼丸已收到,但你多给了

我两个。”“那两个是作为你多付的跑腿费退给你的。”郝老板回复。“你们做点小生意不容易,送货上门,收点跑腿费应该的呀!”杜大妈对非常时期的生意人颇为同情与理解。“防控疫情帮不上什么忙,跑腿送菜也算是尽我们的一份心吧!”郝老板语音留言。

尽一份心,出一份力。听罢郝老板发自内心的表达,杜大妈心里有一种无以言说的感动,她为他竖起三个点赞的大拇指。

波兰盐矿记述

■行走随笔

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诞生500周年

而塑的,当然用的是盐,这是盐雕。

我拍照后用手指蘸着底座舔

了一下,果然明白哥白尼是咸的。

在几十米和几百米的地层深

处发现了盐矿,我能想象波兰人

700年前的那种惊讶与欢乐。

人们毫不犹豫地开始了打捞,用绳子,

用镐头,用木桶,用四人推动的木

轱辘,用轨道和马。人们需要打捞

海洋,因为人来自海洋,因为海洋

里有盐,盐是组成人类骨骼和肉血

的东西,虽这海洋呈固体状态,且

常年黑暗。

巷道连着各个大小不一的厅

堂。走在途中,常见各式盐雕。

现在看到的是描写矿工自身的雕

塑:佝偻身子,向前进举着长杆爬

行,杆子顶端绑着一团干的麻

被火点燃,像火炬的样子。胡须花

白的导游介绍说,点火是为防止瓦斯,

盐矿也会出现瓦斯,无嗅无味的

的,所以必须以火探测与烧灭。

盐矿目前还存有大量的岩盐,

但不能开采了,10年前就已停止,

不采岩盐只采盐卤,接着4年前,

采盐卤的作业也被叫停,拉木桶的最

后一匹马走出了矿井。停止开采是

为保护地面,必须让地面上的树

木、花草和房舍保持稳健,因为大

自然需要它们的恒定。

我在大型的木轱辘面前停下来。导游一边讲解,一边推了一圈,我也学着样推了一圈,让掌心留下几百年前矿工的感受。在我

的推动下,装盐块的木桶开始在深

深的矿洞里垂直起降,一座黑暗中

的山脉就这样被零打碎敲并且向

上移动,相逢了红色的太阳,然后相

逢了人们的红色舌苔。

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循环:大海变

成了山脉,山脉隆出地面,构造了

人的骨骼。

所以,连哥白尼都是咸的。

现在,我就为这个礼拜堂惊异了。

这矿井里修筑的礼拜堂,据说

大大小小有30个。眼下我见到的

这个,已有150年历史。礼拜堂的

上座,木制的怀抱婴孩的圣母玛

丽亚雕像是350年前雕刻的。玛利

亚的雕塑和另一个蒙难耶稣的雕

塑,隔着几盏垂落下来的极为精致

的盐制吊灯,遥遥相对。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精神的寄

托,矿工们如何承受这种佝偻着的

一镐一镐之艰辛。这是咸苦环境

里的愚公移山,这是一辈子的弯曲

与爬动。

在一个规模更宏阔的矿井大教堂

里,我又一次感受到了精神寄托

的巨大力量。那是一个硕大无比的

空间,长和宽分别达到54米和14

米,高有12米,完全是从一块完整的岩盐中开掘而来。盐取走以后,就在这里安置圣母玛利亚。这种安

置,显现了人的毅力。从公元1806

年起开始雕琢宗教壁画,矿工们连

续忙碌了60年,集中了三代人的智

慧与功夫。枝形盐灯一盏比一盏漂

亮,圣坛也更辉煌,壁画尤见恢宏与

精细,各式宗教故事走动在白色的

盐上,色泽圣洁,滋味很浓。

我在达·芬奇的名作《最后的晚

餐》前留了影。这幅“晚餐”当然

不是达·芬奇烹饪的,这里的矿工

似乎超越了达·芬奇的天赋,他们

的画笔只是盐,他们光用盐就做成了

一桌丰盛的晚餐。

这座盐矿在1978年被批准为

人类文化遗产时,认定的理由中就